

黄玉生 黄裕冲

诞生在大时代

南通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纪事

解放军出版社



诞生在大时代

——南通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纪事

黄玉生 黄裕冲

诞生在大时代

——南通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纪事

黄玉生 黄裕冲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八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frac{7}{8}$ 印张83,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武汉)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158 定价: 0.70元

目 次

○ 长城谣.....	(1)
第一章 江海紫梦.....	(3)
第二章 生活中的颤音.....	(6)
1. 无声的泪滴.....	(6)
2. 深沉的呐喊.....	(11)
第三章 震撼心灵的序幕.....	(15)
1. 1984.6.4.....	(16)
2. 1984.6.16.....	(17)
3. 1984.7.6.....	(19)
4. 1984.7.7.....	(22)
5. 1984.7.10.....	(23)
6. 1984.7.10.....	(24)
第四章 民魂.....	(26)
1. 党委办公室.....	(27)
2. 女工宿舍.....	(30)
3. 车间.....	(32)
4. 家庭.....	(33)
5. 环保局.....	(34)
6. 镇政府.....	(35)
7. 海门县委.....	(36)
8. 在手帕厂的文艺舞台上.....	(38)
9. 军营的敬礼.....	(49)

第五章 春雨	(54)
1. 市委书记.....	(55)
2. 省委书记.....	(58)
3. 中央书记处书记.....	(62)
第六章 沸腾的六月	(66)
1. 6月1日：两封赤子的来信.....	(66)
2. 6月6日：国务院民政部长的贺信.....	(71)
3. 6月11日：将军们踏上南通.....	(72)
4. 6月12日上午：前线归来的勇士.....	(73)
5. 6月12日下午：一个水兵的感谢.....	(76)
第七章 褐色的大地	(80)
1. 祝酒歌——为了一个军人大学生的婚姻	(81)
2. 追求歌——79个姑娘的爱情.....	(84)
3. 奉献歌——在一个厂长的天平上.....	(88)
4. 特殊的党费.....	(89)
5.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91)
6. 悠悠异乡情.....	(93)
第八章 跳动的火焰	(98)
1. 心灵上的歌之一——工人陆秀魁的述说	(99)
2. 心灵上的歌之二——农民王一鹏的述说	(100)
3. 心灵上的歌之三——水兵的父亲、残废 军人王金海的述说.....	(103)
4. 心灵上的歌之四——一千个外省姑娘的 述说.....	(105)

5. 心灵上的歌之五——军人妻子周小娟的 述说.....	(108)
6. 心灵上的歌之六——女中学生施承列的 述说.....	(112)
7. 心灵上的歌之七——照片在述说.....	(114)
第九章 站在长江边上放歌.....	(116)

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座标点上。共和国
的军队和人民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座标点
上。

——题记

○ 长 城 谣

长城，东拔山海，西临嘉峪，昂首逶迤万里。它，是中华民族脊梁，凝固的国魂。它，以其高尚圣洁的精神象征，矗立在华夏赤子的心上。公元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同志应海内外赤子的请求，欣然命笔，挥毫泼墨：

修我长城！

这是又一座长城，绿色的长城。

广西边防前线。1984年春节。伴随着远方低沉的隆隆炮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又一支边防部队就要进入阵地。钢枪、钢盔、年轻的士兵面孔组成了抵御侵略者的屏帐。

专程前来慰问前线指战员的中央慰问团的同志，健步来到“长城”中间。绿色的长城，山一样的雄姿，海一样的威严。慰问团的同志们万分宽慰。鼓励勇士们英勇杀敌后，他们亲切地询问指战员们还有什么要求。

撼动山岳般的问声后是一阵寂静无声。

突然，队伍中举起了一只微颤的手，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的声音紧张而犹豫：

“我——没有其它的要求，如果我牺牲了，希望能给临产的爱人找一间坐月子的房子……”

空气凝固了。大地这一刹又呈现出沉寂，令人不安的

沉寂。

只一刹那，是的，仅仅一刹那。中央慰问团的领导迅疾走到这位年青的指挥员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发颤的双手：“请你在前线放心，你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中央慰问团的领导回到住所，立即与有关单位通了电话，提出了帮助前线指战员解决困难的办法。

窗外，远山如黛，似纱如雾的烟霭在飘忽，在升腾。

……………。

第一章 江海萦梦

江海，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它已经象金子一样被深深埋入了浩繁的历史卷帙之中，已经伴随着在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几十万先烈的英灵被深藏到了烈士陵园之中，已经悄悄长入了曾在这片热土上战斗过的老一代革命者的苍苍白发之中，已经深深刻入了当年的儿童团员、担架队员而今已都是爷爷奶奶的老人们的纵横的额纹之中。

然而，这片赤褐色的大地知道：这里的人民曾以生命的乳汁养育了一代新四军，曾以它的坚实的胸膛作舞台，演出过“七战七捷”、“反清乡扫荡”、“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一幕幕震撼历史的活剧。

1984年7月10日，在这片热土之上，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个“军人家庭服务中心”。

它带着温暖的春风，走进了前线的猫儿洞，走进了风雪边防线，走进了冰山哨所，走进了茫茫戈壁，走进了深海中的猎潜艇，走进了追赶彩虹的雄鹰的机舱。

同时，它迈着神奇的脚步，也走进了工厂，走进了乡村，走进了学校，走进了医院，走进了矿山……走进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军人家庭，走进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的心灵。

它焕发了军人妻子过早枯干的青春，它荡开了军女孩

子过于早熟的笑脸，它熨平了军人额上过早爬上的皱纹，它抚热了军人父母忧伤的心灵，它打开了渴望把爱情献给当代军人的少女的心扉，它沟通了军人对人民大海一样深沉的理解。

它复苏了战争年代拥军优属的传统，复苏了那深沉的、高尚的、圣洁的鱼水情谊，沟通了历史和现实，前方和后方，军队和地方，士兵与人民的情感。

为了揭开它神秘的内幕，我们踏上了南通。我们走进生气勃勃的绿色的乡间，走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农户小院，走进喧闹的人流如海的城市，走进机器声隆隆震耳的车间，走进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简朴的办公室，走进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英烈事迹展览馆。我们也没有忘记，走进烈士陵园，伫立在还散发着新土芳香的前线烈士的墓碑旁。

我们仿佛同时行走在历史的行列，走在新四军的队伍里，走在陈毅、粟裕这些元帅、将军的身旁，坐在渡江的木船上……仿佛看到了那一匙一匙喂着伤兵的母亲，那在风雨中摇橹的古铜色脸庞的老艄公，那别了新婚妻子参加担架队的小伙子……

我们的心颤抖了！

那宁肯带着十五六岁的姑娘住在集体宿舍里而把房子让给军人家属的老工人黄建琴，那拄着拐棍坚持给军人家属区打扫卫生的青年工人陆秀魁，那儿子已经埋在前线的土地上、却坚决地给儿子交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的老人卢怀忠，那含着眼泪执意把二千元抚恤金献给敬老院的母亲朱雪美，不就是当年的“老艄公”、“伤兵母亲”和抬担架的小伙子吗？他们忍辱负重，自己克服着种种困

难，却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军人的家庭，温暖远方的军人，去拥抱党，拥抱祖国。这是一种怎样圣洁的心灵，怎样博大的胸怀，怎样深沉的情感！

但是，历史毕竟走到了一个新的座标点上。我们看到了灯，也感觉到了风。十年动乱，江海人民和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们一样，经历了黑暗，经历了困苦，经历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磨难。精神上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三十多年的和平环境，时间和空间把历史和前线隔得太远，太远了。

这是一幅令人痛苦的现实的图画：和平的花园里鲜花与杂草在一同生长，鲜花遮掩了烈士的墓碑，时光的流水冲淡着人们对历史的深痛的记忆和沉重的情感。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那肩负着动乱岁月留给他们的痛苦而不幸的包袱，一往情深地支持自己的儿女走上战场，走上戍边卫国岗位的老人，看到了那些为千家万户团圆，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家庭和感情上的重负的军人妻子，看到了那些为和平献出了儿子的生命，煎熬着孤独的岁月，却没有一丝抱怨的母亲。

他们的情感那样庄严，那样深邃，那样豁达，那样浓郁！

这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民魂！

因此，我们写下了历史，也写下了现实；写下了前线，也写下了后方；写下了人民，也写下了军队；写下了灯，也写下了风。

第二章 生活中的颤音

广西前线。

生死线上。一群密集的越军炮火下，突击排的一批年轻的士兵倒下了。没有呼喊，没有呻吟。有一个年仅十八岁的战士，双腿被敌人的炮弹片齐齐切去，肠子被炸开。流血过多，昏迷不醒。在告别人世的一刹那间，他微微睁开了眼睛，苍白的嘴唇轻轻地蠕动：“……”。扶着他的排长紧贴着他的嘴，听到了他的极其微弱的遗言：

“……我……死了，后方……的人……理解……吗？”

排长紧紧地搂着他，使劲地点了一下头，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唰唰”流了下来，滴在已经死去了的士兵的脸上……

理解吗，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的人们？理解吗，公园里相偎在一起的恋人？理解吗，阳光下的孩子们？理解吗，一切生活在和平乐园里的人们！？

其实，军人的牺牲岂止在战场！岂止在军人的自身？那些军人的妻子，军人的子女，军人的父母呢？

1. 无声的泪滴

之一

这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姑娘：深沉的眼睛，秀丽的脸

庞，朴素的工作服，正聚精会神地接着纱头。

然而，这是一张放大的照片。

现实生活中的她，正坐在床沿上，眼睛无彩，瘦弱而忧郁。一个月前，她把孩子丢在了丈夫的军营，自己却承受着日思夜想的痛苦，孩子冷吗？孩子睡了吗？孩子想妈妈吗？苦苦的思念使她吃不下，睡不着，更加消瘦了。

黄凤梅是南通市国棉一厂的挡车工。这幅照片是她1980年参加南通市纺工局技术竞赛时，摄影师为她留下的。她获得了第三名呵！她1972年迈出校门，踏进厂门，从第一年起，连续十年，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被厂里和纺工局树为生产标兵。197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与海门籍军人成绵林相识了。母亲对小伙子的人品、相貌样样中意，就是嫌他部队相隔千里，相互照顾不了，有了孩子更要受苦受累。小姐妹们也说她自找苦吃。可她自有主见。1980年5月1日，她和小成结婚了。婚后鸿书传情，互相勉励，比翼双飞。黄凤梅正是在这甜蜜的日子里取得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绩，创造了38秒接十个纱头的记录，在全厂一鸣惊人。

1981年6月，他们的女儿萍萍出世了，夫妻俩又喜又愁。愁的是，两家老人身体不好，分住两地，孩子没人带。请了个保姆，可三个月花去了近二百元钱，经济上转不过圈，只好让保姆走了。凤梅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精疲力尽。腰酸腿痛不算，白饭就咸菜不算，“三班倒”怎么能带得好孩子呢？有一次，孩子发高烧，整日哭闹，一查，患的是百日咳。两个月下来，她体重竟下降了二十多斤。她多么想让远方的丈夫回来帮她一把啊！哪怕几个小

时，她也好吃顿饱饭，打个盹儿。她掉泪了，她提笔给丈夫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回来看看孩子。信发出后，她等啊，盼啊，结果回来的还是一封书信。她捧着信，真正体会到了做一个军人妻子的艰难和付出牺牲的份量！

1984年初，黄凤梅到河南军营去探亲，假期临结束时，凤梅问小成：今年能不能转业？小成面有难色地说：

“恐怕不行，比咱们困难的人还有，再克服几年吧。”凤梅一听，火了：“你知道我在家成天过的是什么日子！萍萍长这么大，你管过多少？孩子小时候是我带的，以后你带吧！”一气之下，她把孩子丢在部队，顶着风，流着泪，返回了南通。

她回来了，可是一颗母亲的心却留在了军营。她好象时时都能听到孩子哭喊着“妈妈”的声音，看到丈夫抱着孩子在到处找她。她的心碎了……

军营不是儿童的乐园。孩子白天在幼儿园里哭闹，晚上在小成的宿舍里哭闹。部队有急事，她就只好到战友家属那里去哭闹，她要妈妈呀！

哦！萍萍，乖孩子！你本来和其他的儿童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力！应该和爸爸妈妈手挽手去公园里散步，追逐，嬉戏，或者坐坐火箭飞船。然而，你生在军人的家庭，你却不能够！

之二

一个瘦弱的身影，在海安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楼上悄悄地行走。她在为病人无声地忙碌着。

陈金玲，她的丈夫奉命上前线去打仗了。甩下了单弱的女子和一个多病的孩子。

工作的劳累，孩子的牵累，对丈夫的忧虑，使她更加

憔悴。长时期的失眠，精神上的郁抑，使她完全失去了一个青年妇女的红润与活力。

她病了，躺了一天，粒米未沾，而病重的孩子却在无休止地哭喊。她扶着墙，勉强走到隔壁，请同室的一个护士向领导求情，可否免除值夜班。她实在顶不住了。

护士来到了医院一位领导的办公室，转达了小陈的请求。还未说完，下班的铃声响了。这位领导不耐烦地夹起了皮包，“咣当”一声关上了门，边下楼梯边甩出了一句话：

“不行，现在安排不开，谁叫她找当兵的？”

护士没有把这一情况告诉她，替她抱着孩子去打针，安慰她好好休息，告诉她医院领导正在考虑。

陈金铃在家躺了几天，身体稍好一些就上班了。下班的时候，她又跑到了那位院领导的办公室，想询问一下医院对她的请求考虑得怎么样。

她刚刚开口，这位领导便拦住了她的话，用一种郁抑的口吻说：

“你们这些人哪！当初我就叫你们不要找当兵的，怎么样，又想光荣，又想照顾，哪来这么好的事？”

她没有听完这位领导的“教导”，便脚底发凉，头脑发晕，鼻子发酸。她怕真在那儿哭出声来，悄悄地象影子一样离开了。

呵，陈金铃，别哭。该哭的应当是那位领导者作为中国人的良心！

（当我们二次去医院采访的时候，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南通“军

人家庭服务中心”的调查报告后，医护人员到处寻找报纸，要贴到医院的墙上，可是报纸都忽然找不到了。那位领导还多次找陈金铃责问：“我是那样说的吗？！”据说那位领导还写信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指责党报失实。我们在采写中找了许多医务人员座谈，他们都说报道是真实的。）

之三

农历七月七日夜，夏虫唧唧，繁星点点。硕大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在银河边亲切相会。地上的人们摇着扇子坐在门前的空地上纳凉，给孩子们讲述那古远的传说。

在一条乡间的路上，一个女工却在使劲地蹬着自行车——她也是要赶回去和丈夫团聚的。可是七十多里地呀，她得踏好几个小时。

这个南通纺织厂的女工许正平就是这样踏呀踏呀，为的只是和丈夫相聚一晚。她能不回去吗？丈夫从几千里外回来探亲，不就是为了度过那温馨的假期吗？

难道不能让远方归来的丈夫住在自己的宿舍里吗？不行，她住的是厂里的集体宿舍。厂里规定分房以男方为主，她没有自己单住的房子。

丈夫只好住在七十里地之外的地方。有两次，丈夫看着她来回奔走，心里疼呀，就在第二天早上踏车送她进厂，等她上完了班再踏回来。她怕人家笑话，不让他再送。

一个月，他们才在一起度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夫妻生活，临别之夜，她紧紧地依偎在丈夫那宽厚的怀里，泣不成声：“我……我对不起你呀！”

.....

亲爱的读者，不论你是不是军人，也不论你的亲属中有没有军人，面对此情此景，你该想些什么？

2. 深沉的呐喊

1984年5月。古城金陵，春光明媚，绿荫如伞。

总政治主任余秋里同志来到南京军区视察工作。

此刻，他正在倾听南京军区领导同志作关于干部战士家庭问题的汇报。

他听着、记着，时时抬起灼人的目光，双眉越蹙越紧。

妻子、房子、孩子，军人家庭的困难，使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不安心部队的工作，年富力强的要走，甚至刚刚结婚的就要求转业。难道是他们吃不得苦、觉悟不高吗？

不！这几年，他了解我们的干部战士，从北到南，多少次他走到连队的营房，看到在操场上被汗浸透了的绿色军衣。也到过云南广西激烈战斗的前沿，看过伤病员，那被炮火烧过的身躯。在北国的边防哨所，他听过干部讲的探家一次就要用上自己几年全部积蓄的故事，他们忍受着这一切，在默默地把汗水和心血献给国防建设事业。这样的军人，你能说他们没有觉悟！？

将军在思索：不是我们的干部战士觉悟不高，而是我们有的领导机关官气大了，只有上下级关系，没有同志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处理问题却没有深厚的感情，没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军人的妻子、房子、孩子，没有人主动去关心照顾、帮助。甚至有的军人在作战中，把腿都打掉了，就是不给安排，天天拄着双拐棍在